

# 为母亲读书

柯海洵

我的母亲小学肄业,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,连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,但是她常常劝我要好好读书。我小时,每逢周末或暑假,母亲或是在做针线活,或是在洗衣服,或在晒谷子,只要稍稍空闲,她就会让我读书给她听。我记得刚上小学时,有一次陪母亲做针线,她拿起剪剩下的半张纸让我读,我不知解地读着:“杀牛羊,备酒浆,开了城门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。”读完我问母亲,什么是“闯王”,她说不知道,我又问什么是“纳粮”,母亲说是缴公粮,我又问:“缴公粮很可怕吗?”母亲说外婆小时候,远远地看见国民党缴公粮的来了,就跟着大人往深山里头躲,连年都不敢回家。

随着知识不断积累,我开始有选择性地为母亲读书。小说篇幅太长,不能读;诗词意境太深,不能读;童话寓言太浅,不能读。我最终能读,能够边听边读的只有语录体的书,像《小童读史》(喻梦影)、《围炉夜话》(舌华录)、《世说新语》。读完之后还能结合身边的人和事进行讨论,让我也受益匪浅。有一次读《格言联璧》,开头便是:“古今来许多世家,无非积德;天地间第一人品,还是读书。”读书对我而言,虽达不到“第一人

品”的境界,但受益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,而积德又怎么能与“世家”扯上关系呢?母亲说这是因果报应的道理,人一定要多做善事。后来读《易经》,书里说: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”套用现在时髦的话说:“正”字可能会迟到,但从不会缺席。”如此深刻的道理,在母亲看来也是一句话:人要做好事,不能做坏事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,我性格暴躁,总是怨天尤人,学业几乎荒废,但是母亲并没有放弃我,有空照例让我给她读书。那时候读得最多的是《增广贤文》(《劝学百篇》)。(《增广贤文》)说:“自恨枝无叶,莫怨太阳高。”只怨自家桶太短,莫怪别人井水深。”母亲告诉我,凡事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,不能把问题归在别人身上。有一次我读完完《论语》,正好读到《论语》里季康师、刘克的故事,母亲就教育我说,人要有度量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当时我就抄写了一首诗:“莫念火德生内,梅妻唐母不堪,袖手指点天下事,芝麻绿豆便伤肝。唾面由干师相租,朝衣翻污贱刘克。治国齐家先修己,包羞忍耻是青山。”

母亲修己的并不多,还具有农村妇人的的一些典型习性,因此我也通过读书慢慢引

导母亲。有一次邻居多占了我家一点菜园地,母亲便与之大吵了一场。晚上围着火炉烤火,我就给她读了《六尺巷的故事》,回忆以前邻居帮过我家的忙,告诉她吃亏是福,母亲也就释然了。有时候母亲也爱跟几个妇女聚在一起说悄悄话,讥讽这个,瞧不起那个,总觉得自己最好,于是我就给她读《论语》,子曰: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”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告诉她“静坐常思己过,闲谈莫论人非”,要多看人长处,帮人难处,记人好处,慢慢她母亲的心胸也开阔起来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少了,为母亲读书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。有时候打电话,母亲喜欢说些家长里短的事,谁家老人走了,谁家的媳妇生了,谁家日子过得很难。每逢这时,我就给她讲毛泽东、曾国藩给家里写的信,虽然我们没交,但是能够帮助别人,要乐于助人,我们欠别人的钱一定要还,别人欠我们的钱还不起了就算了。起初母亲对我的这种说法很抵触,认为我不懂生活的艰辛,我对她说,这就是以前读书时她教我的,“人要做善事,要积德。”母亲不说话了,渐渐地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。

父亲去世以后,母亲心情十分沉重,感觉日子愈发难过了。我把母亲接到身边,下班的时候陪她聊聊天,给她读读《心经》(《金剛经》)(《坛经》),告诉她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”,把生活看开一点,母亲最终从阴影里走了出来。等到我儿子出生以后,母亲又有了活力,整天乐呵呵地照顾孙子,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讨论读书的事情,母亲甚至学会了照着书本做菜。

前几天,家里的暖气停了,虽然开着空调,但晚上吃饭的时候家里还是冷飕飕的。母亲突然说起村里的几个老人,家里的房子四处漏风,这么冷的冬天怎么受得了。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以前给她讲过一篇课文,里面说一个老头的屋顶穿风被风刮走了。家里到处漏风的事,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,原来她说的是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我当年在她面前背过。其实我知道,母亲要说的不是杜甫的茅屋被风刮破的事,而是最后那句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听到此处,我心里不禁一阵感动;陪母亲读了这么多年的书,多少还是有点用处的。

## 腊八忆母

(外二首)

■王学范

夜幕挂寒星,夜煮熬粥羹,搜出仓米来,粒粒出中窠,无味如山菜,少根凉薯藤,喜看儿女食,双眼泪花盈。

## 过年忆旧

儿时盼过年,望眼迎春红,身上雪花袄,怀中压岁钱,串门呼好友,祈福放长鞭,最喜打牙祭,餐餐肉解馋。

## 二

过年最忙?熬夜伴灯娘,小女鞋和林,大衣衣与裳,厨旁油酱醋,餐餐饭菜汤,穷家难理家,操持两鬓霜。

## 新年感怀

光阴如去水匆匆,又见迎春梅正红,四野闲看巴邑老,峰回路转武陵东,峡江上放舟寻胜,诗兴无边逐浪风,峡里扬帆行万里,剑锋直指海中龙。

## 二

雪花梅开又一年,喜看华夏喜宏篇,长桥跨海镇云仙,飞箭连舟探月宫,丝路星光光异国,民生福利利无天,更新新岁好时运,追梦扶摇到日边。

## 玫瑰有约

■李锦芳

我的心语,落址于一簇香香的枝上,念你的心,随落成一地落花飞扬,一个个誓言,正在路上,过年的枝头,收藏你写在初春的诗笺,云来低处的光,反,摇曳着夜色,一颗种子种进春天,欢喜,抑或悲伤,数用你,春暖花开的期待,期待你,春暖花开的期待。

## 车城颂

■万亩鑫

东风风暖春车城,泰泰暖气流乾坤,神鸟飞天威业大,东风万物俱兴,大国重器镇寰宇,仙山球滚润北城,物换星移浴海落,今朝荆田尽新春。

## 注释

春风:指改革开放。神鸟:武当山飞机。神都:汽车城。大国重器:军用汽车。仙山:武当山。球滚:丹江车。北城:北京城。

## 冬日的温情

■何志明

一进入冬天,树木撒落了叶子,擎着粗壮或纤细的枝桠,朴拙地耸立着。枯草萎靡地趴在土地上,无力抗争日渐寒冷的北风,有的被风吹起,打着卷,去了不知名的远方。热闹的小巷也一时沉寂下来,寥寥的行人缩着脑袋步履匆匆,四处弥漫着一股清冷的气息。令人意想不到的,是在冬天的角落里,却隐藏着点点滴滴的温情,宛如火焰,透着丝丝暖意,驱散着严寒。

街灯散发着柔弱的黄色光芒,没精打采的,像昏昏欲睡的眼。“刷刷……”一阵阵有节奏的声响,如舒缓的慢板,刺破了黑暗的宁静,轻轻敲响沉闷的街巷。几个身穿橙色工装的身影,在灯下忙碌着,捡烟头,清垃圾,扫街道……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,用一把把扫帚扫出了城市的整洁,寒风中的城市,原本是冰冷的,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温度。

清晨,一轮橘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,给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。冬天的太阳淡淡的,柔柔的,在它的照耀下,夜幕堆积的雾,夜寒凝聚的霜缓缓消散,不知不觉中,一切都渐渐清晰了。那山,那人,那那栋栋楼宇也变得立体丰满起来,树上几片麻雀在光秃秃的枝丫上跳跃翻飞,叽叽喳喳地叫着,打破了冬日的萧瑟沉闷,平添了不少生气。路旁的几株腊梅迎风绽放,亭亭玉立,缕缕馨香,给这寂寥的寒冬添了几分暖意。

方正正的麦田里,一片片麦苗轻摇着简浩的叶片,把点点青翠铺开,像绿色的地毯;菜园里,萝卜俊俏圆润,水灵灵地拱出地面,露出小半个身子,韭菜露出红嫩

嫩的芽尖,香菜也不甘示弱,青绿的新芽仰足了劲儿往上伸展着,小葱儿也伸了伸懒腰探出了头……冬日的大地并不总是萧索凄凉,残雪下也掩藏着勃勃生机,那一片片绿色的希望迷醉了农人深情的双眸。

乡村的冬日,庄稼人家用树杈搭取暖,男女老幼围炉而坐,红红的火焰映红了一张张敦厚质朴的笑脸。在暖融融的气氛中,人们谈天说地,拉家常,话桑麻。灰里烟火的红雾,滋滋冒着香甜的热气,吊罐里炖着腊肉,咕咕作响香味扑鼻。在冬天的时光里,温情慢慢流淌开来,远远的村落悄无声息,沉浸在一片白雪覆盖的世界里。

年近了,车站内外,人群聚集,一个中年男人被硕大的包裹压弯了腰,在人流中踉跄而行,包裹里装着浓浓的亲情与乡愁,有孩子电话里要了多次的玩具,有给媳妇买的羽绒服,有孝敬母亲的棉袄扇……亲人的召唤让归乡的男人加快了脚下的步伐。远远地看见老屋了,喜鹊在家门口的枣树上喳喳报喜,家里的老狗早早迎了出来,摇着尾巴,嗅着男人的脚蹄绕着圈。妻子接过男人肩上的包裹,拥着男人跨进门楼,年迈的母亲双眼噙满了泪水上下打量着男人,伸出手指抚摸着男人饱经风霜的脸庞……故乡是每一位游子的精神家园,这一幅幅团圆的画面为年的到来增添了几分热闹。

冬季是个悠然自得的时节,聆听一首往昔最爱、最熟悉的经典老歌,泡一壶香茗浅酌慢饮,在丝丝缕缕的清香中,慢慢地品味冬日的充实、静享冬日里的宁静闲适,等待着来年开春长出新芽。



早春山色

夏德芳作

## 一手好茶饭

■张华魁

老家把做得好的饭菜叫做“一手好茶饭”,和“一手好字”“一手好文章”一个理儿。说是茶饭,实际是饭菜,习惯先说饭,后说菜。饭菜做得好,为何说成“茶饭”?想来茶之道,家中来客,先上茶,再吃饭。

很多同事都有类似的童年,那就是记忆中各级干部经常到家里来吃派饭。当年干部驻队,下乡吃饭,也就是组织上(大队或小队,也叫生产队)安排在谁家吃派饭。当时每天吃大肉,大不了几个鸡,煮块腊肉,再炒三五小菜。家中来客,来的又是干部、贵客,派到谁家自然要动脑筋,生怕招待不好,女主人也乐意露一手,谁不想人说自己能干呢。

我记得有一年暑假,生产队请来一辆“东方红”牌20马力的拖拉机化肥厂,师傅姓李。生肉派饭到我家,大人又把到西沟二各家建队的亲戚派给我。

我下一段坡,过一条小河,翻过对门寨的山脊就到了二各家。二各家中有一只鸡冠深红的大公鸡,无菜这鸡公站在篱笆棚棚最高处引吭高歌,二各养了一群芦花鸡各将才将将下地抱往,故两鸡叫得个呢呢来不去,公鸡昂在里,头从天空当中伸出来,挤不进,不像现在在货车大批量运输鸡,铁笼子挤成一团,卸货时还要一只一只往外抬。

拔毛,修毛,开膛,切块,淋煮,我一直坐在旁边烧火。母亲待铁锅烧热,淋入菜油,加入葱段,姜丝,蒜蓉炒热,迅速倒进青辣椒片,用铁铲快速翻炒,再倒进焯熟的鸡块一起翻炒几下,盛起装盘上桌。李师傅毫不客

气,先拣肉多,块大的吃,最后是啃鸡胸口肉,辣得我冒汗,嘴唇发红,看得我直咽口水。我清楚地记得,李师傅临走时眼睛盯着盘子里仅剩的鸡杂碎,说:“要晓得这好的菜,早上我就不该吃饭,可惜不能荷包几里菜团子。”完全不会理会我又急又气。

当年物资匮乏,打豆腐剩下的豆腐渣不得喂猪,母亲把它捏成团,发酵长毛就做了臭豆腐,把它切成丝,冬天剁塞霜后的白菜芯一起炒,农历二月和打猪未开花的油菜一起炒,喷香!大队书记在家吃过后,有一次在我三姨家吃饭,说:“你姐做的臭豆腐汤比有的人家做的猪肉汤还好吃。”三姨告诉母亲:“亏他想起我来,拿臭豆腐和瘦肉比!这话要是说给你听,我一听就有气!”母亲还随得一手好酸菜,合作社和村小学的公告人时不时上门讨要,母亲总是笑眯眯地揭开坛子,给人家捞一两勺黄澄澄的酸辣椒、酸萝卜、酸豆角,或者香通通的酸红苕杆、酸萝卜、阳萝卜。

但更深处的还有母亲作油饭,先是和面揉团,揉团儿不说,一遍又一遍,揉不出来有什么必要罢。母亲却说揉匀的面团,擀成面条,煮成馒头更有嚼头。面团揉好了,母亲用一条干净的湿毛巾盖在上面,十来分钟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,说这叫醒面。我小时候老道母亲问:“你把面团揉软了吗?”母亲自然不理睬,隔一会儿掀开毛巾看看,故意紧张地喊:“妈!面团压扁了!”接下来,母亲用擀面杖把面团反复碾压延展开来,最后它成为薄薄的一张面皮,再

把用菜油拌好的寸长的韭菜段均匀涂抹在面皮上面,卷成一个长条,切掉把长的段,拧紧两头儿,双手握紧拳头,用指关节一下按压成饼状,方才将其滑进油锅炸,还要记得翻面儿,熟好一个捞起一个,放在竹笆上沥干。有一次,请来帮忙的三爷边吃边赞不绝口,我记得他的原话:“看起来金灿灿色,吃起来一抓拿(散开而不断),吃起来落口消化(酥、脆)。”这是当着众人的面夸母亲的厨艺,当年的我却不知以为然,觉得这不是过年吃人家的嘴快,随口说两句客话,如今过年过节,凡吃油饭的时候,我才体会出三爷这几句话的妙处。

要想色香味俱全,食材是第一关。记得小时候,母亲炒鸡蛋韭菜,把搅匀了的鸡蛋倒进油锅,用一双竹筷快速划动,再倒进切好的蒜苗翻炒,鸡蛋变成清一色黄豆大的小颗粒,香气扑鼻,油盐味儿吃得,现在一样儿炒鸡蛋,拉成拉成,口感自然差些。刀工也很重要,比如炒洋芋丝儿,洋芋片切得薄,切丝才可能细如炊帚,下锅用铁铲翻几个滚,油盐醋醋调味儿均匀,自然好吃。有个邻居,做汤儿不说,一遍又一遍,揉不出来有什么必要罢。母亲却说揉匀的面团,擀成面条,煮成馒头更有嚼头。面团揉好了,母亲用一条干净的湿毛巾盖在上面,十来分钟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,说这叫醒面。我小时候老道母亲问:“你把面团揉软了吗?”母亲自然不理睬,隔一会儿掀开毛巾看看,故意紧张地喊:“妈!面团压扁了!”接下来,母亲用擀面杖把面团反复碾压延展开来,最后它成为薄薄的一张面皮,再

型。母亲慢,原来是老品种的毛豌豆,渣是用石磨慢慢磨出来的,现在在大的饭桌,粉碎机呼啦啦一下干掉的,豆腐没有原来的好,豆渣亦不好。

和我一起看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母亲不时评论:“这个菜肯定好吃,菜新鲜得好,佐料儿多样,火又好。”然后就感慨,现在东西丰盛,人嘴是越吃越刁。又说现在的东西原上不来,原来一般头年秋天宰个猪崽儿,一直喂到第二年正月,青草和粮食喂出的猪肉越熬越厚,而现在的猪肉折耗大,好大一块肉煮熟后缩成了一小块。

母亲一直念叨老家好,认为铁锅、铁铲、柴火灶虽然费时费事,却是做出好饭菜的标配,现在大多用的是铝锅木铲电饭煲电磁炉电饭锅微波炉,省了力气,做出来的饭菜却少了风味。好几次,吃着母亲做的菜,我没忍住嘀咕母亲的手艺不如从前,母亲先是我吃的好多了,再因自己个人老眼花耳背,心情烦躁,随后干脆锅铲锅铲起灶来,说用起来不顺手,我只好不吭声了。

备了事儿,少了口福,这也是所谓进步的代价吧。如今,工匠精神成了热词,意思不是过劳工夫,用心思,从做饭菜到做产品、做服务,要想做得好,莫不如也。

中国是男权社会,做一手好饭菜是衡量贤妇能干不能干的重要标准,儿媳做饭过自然,公公就有骄傲的资本,留家吃饭底气自然足,外公家和母亲回老家祭祖,二各留我们吃饭,他有些自得地对母亲说:“你侄儿媳妇做得一手好茶饭,比你师强。”站在一旁的二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